



叶辛文集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叶辛文集

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叶辛文集 (第五卷)

作 者：叶 辛

责任编辑：周鸿铸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淮阴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 插页 2

字数：410,000 199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0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919—6/I·880

定 价：21.00 元（平装） 31.00 元（精装）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叶辛文集

主编
吴星飞

责任编辑
周鸿铸

责任美编
整体设计
速泰熙



叶辛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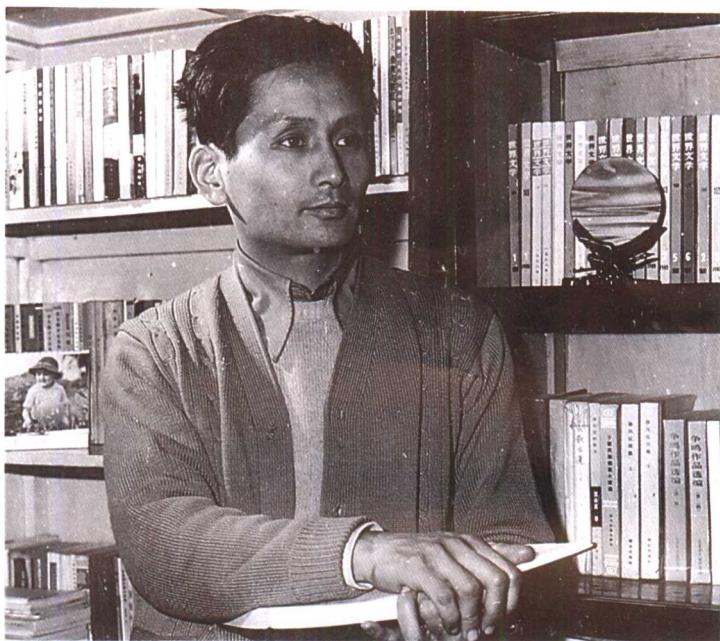


摄影
速泰熙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叶辛文集



在贵阳家中



和导演蔡晓晴讨论电视剧《家教》

除署名外，其余照片均由叶辛提供



叶辛文集

第五卷说明

此卷收入长篇小说两部：《爱的变奏》和《家庭的阴影》。

《爱的变奏》大部分章节曾在《上海小说》及《解放日报》上连载。1988年出版单行本。这是叶辛的第五本和知识青年有关的长篇小说。

《家庭的阴影》作于1989年秋冬，全书的主要章节发表在1990年第六期的《红岩》杂志。因摘要发表部分尚不足十二万字，故当时标为中篇小说。这回是第一次全文不作删节地出版。



叶辛文集

目 录

- 1 长篇小说 爱的变奏
329 后记 那是忘却不得的
335 长篇小说 家庭的阴影

11206105

叶辛文集

- 第一卷** 长篇小说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》
长篇小说《高高的苗岭》
- 第二卷** 长篇小说《风凛冽》
长篇小说《省城里的风流韵事》
- 第三卷** 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
中篇小说《秘而不宣的往事》
- 第四卷** 长篇小说《在醒来的土地上》
中篇小说《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》
- 第五卷** 长篇小说《爱的变奏》
长篇小说《家庭的阴影》
- 第六卷** 长篇小说《孽债》
- 第七卷** 长篇小说《恐怖的飓风》
中篇小说《发生在霍家的事》
- 第八卷** 长篇小说《基石》
长篇小说《私生子》
- 第九卷** 中篇小说卷
- 第十卷** 短篇小说、散文、创作谈
附录：叶辛简历
叶辛作品全目



叶辛文集

爱的变奏

第一章 初恋的微澜

小 引

这一切是怎么逗起的呀？

他为啥要磨刀，为啥要去砍她那一刀，为什么？

弄堂里传来孩子们嬉戏玩耍的笑声，弄堂口在叫卖盐水海蟹，过街楼下酷暑的大太阳照不到的阴影地，一帮退休老工人在兴致勃勃打扑克。

还没到下班时间，姐姐矫静、弟弟矫光、妹妹矫冰都还没有回家。退休后天天领着小玉的妈妈到里弄里开会去了，爸爸想必还在米店帐台后一丝不苟算着他不许出点差错的帐吧。

他却在磨刀。

这些天他天天在磨刀，长久未用的磨刀石已被他磨得刷光滴滑，那雪亮的刀刃、锋利的刀尖，在上海夏天午后的太阳光

里，闪闪烁烁放着银亮的光。

他还在阳台的一角磨着刀。

刀太快了，他不磨也行。但他不磨就找不到事做，他用手心掬起水，刀刃不时去水中蘸一蘸，然后聚精会神地磨着刀。他那充沛的精力，他那一肚子无处发泄的积怨和怒火，非得靠一刻不停息的动作抑制着。他的脸上由于这种克制呈现一股峻厉的、甚至是凶狠的神色。

这阳台，是他当年正处发育阶段经常炼身体的地方。那些年里，他举杠铃、练哑铃，把身体炼得粗壮结实，生气勃勃。他绝没想到多少年之后好不容易得到个归宿，在外晃荡了一大圈回来了，却会在阳台上背着人磨刀。

阳台一侧的墙壁上，纵横交错地划下了数不清的刀痕，每一道刀痕都清晰可辨，一刀是一刀，刀刀着力都均匀准确。这是他为了稳准狠地划破她的脸苦练的痕迹。

他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，他不要伤她性命，不想使她伤筋动骨，他只要破她的相。

他又一次掬起水来，滴在刀刃上，“嚓嚓嚓嚓”使劲地磨着手中的刀。

他磨着、磨着，脸上的神情由凶狠峻厉渐渐变得陷入沉思，深深的镂骨铭心般的沉思……是呵，他为什么要去砍她那一刀呢，这种报复的欲望为啥如此强烈得不可抑制，为啥弄得他吃饭不香、睡眠不宁呢？

他同她不是夫妇吗，他同她不是早在少年时期就相识了吗，他不是还在初中毕业之前就爱上她了吗？

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……

爱的变奏

1

绰号“死猫儿”的沈老师开始训话的时候，矫楠一点儿也没把他当回事儿。老规矩了，周会课班主任训话时，你只要不吭气儿，不做小动作，不东张西望，沈老师绝不会找你的茬儿。他只顾着集中自己的思路，滔滔不绝地、引经据典地将那些富有哲理的、充满诗意的、热情的话流畅地说出来，煽起同学们心头的那股易于激动的情绪，从而使得全班同学更加崇拜他，更加爱他，他便算达到了目的。下课后，当教室里响起一片啧啧的赞叹、佩服的声音时，沈老师白皙得无一丝光泽的脸上，就会浮起几缕淡淡的笑意。

瞅着沈老师那一对无神的小眼睛茫然地俯视着全班同学，矫楠在想沈老师的绰号“死猫儿”的来历。沈老师挺得笔直的身板，高高昂起的脑袋，有力地挥舞着的臂膀，都极难同“死猫儿”的形象联系起来。都只因为沈老师那双小小的总像在打瞌睡的眯细眼睛，同学们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。那是初二时，英语课本讲到美国一个黑人居住的小城镇，同学们头一次接触到一个新的英语单词：Small。也不知哪个缺德鬼，在念这个生词时，念得昂扬顿挫，变了音调，激起全班男女同学的哄堂大笑。笑声像能传染似的，高高低低、粗粗细细，粗哑的、尖细的，放肆的、羞涩的，足足在教室里回荡了三四分钟。随着阵阵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，又一股恍然大悟般的笑的声浪震荡着整个教室，继而逐渐平息下来。从那以后，班主任沈老师在好些同学的嘴里，就有了这么一个雅号：死猫儿。中学生们都是机灵鬼，再迟钝的女生，也都晓得 Small 指的是什么。大约除了沈老师本

人不知道之外，在明光中学的初三（7）班，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。

想到这儿，矫楠的嘴角不由显出了一丝笑纹，一双眼睛里，也同时闪烁出带点调皮的光芒。他不由朝沈老师那张白皙的脸上瞅了一眼。

沈老师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训导学生，他真可算得是靠耍嘴皮子吃饭的了。一节课，整整五十分钟，他就能找出那么多的话来讲，且一句是一句，一句不重复一句，一句连一句，说得那么通顺自然，字正腔圆，意思明晰，逗起同学们的兴趣，听得那么津津有味。怪不得其他班级的老师，还要请沈老师去代上周会课，甚至请他代政治课呢。他真会讲。

沈老师今天的脸色比往常还要严峻，还要冷漠无情，两片薄薄的嘴唇一掀一掀，陡地提高了嗓门：

“……什么是爱情？爱情是个神圣的字眼。古往今来，多少志士仁人，讴歌过爱情，赞颂过爱情，甚而至于为爱情捐躯。如此崇高的感情，岂容人随意地亵渎，岂容人像摘桃子似地偷取。伟大的莎士比亚是这样颂扬爱情的，请听……”

莎士比亚为爱情唱了哪些赞歌，矫楠无暇去细听了。一阵隐隐的不安袭上了他的心头，他不知道沈老师在此时此刻的周会课上，为啥要提起“爱情”这个话题。难道爱情也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作为演讲的内容，作为训导学生的话题吗？在矫楠的心目中，爱情，那是歌，那是诗，那是言不能传的心声，是……是不可抑制的奔泻的激情，是……

不过，“死猫儿”当着全班五十六个同学演讲这一题目，绝不是为了显示他在这方面的博学，更不是为了炫耀他能背诵伟人们的诗句，他必然是有所指的。

矫楠的神经末梢似被触动了，心也随之悠悠地提了起来。他

爱的变奏

再没方才那股若无其事的情致了。沈老师的每一句话，都像针似地扎进他的耳膜：

“……可我们有些学生呢，小小年纪，正值求知的黄金时代，却不思钻研学问，做起什么桃花梦来了。我们三（7）班，有没有这样的学生呢？唉！”

沈老师的话音戛然而止，教室里鸦雀无声。这不是平时那种无动于衷的静寂，而是一种蕴含着不安的紧张的静寂。

矫楠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，他木然凝坐着，两眼平视地望着讲台上那个粉笔盒。他的心直怦怦地骤跳，目不敢旁移斜视，他只觉得全班同学的目光都朝他扫了过来，有的惊讶，有的好奇，有的鄙视，有的讥诮，他的全身在起鸡皮疙瘩，他的脸仿佛在承受压力，他真希望这会儿黑夜降临，不，他更希望这时候发生地震，他觉得喉咙里发涩，呼吸局促起来，哦，一分钟简直就有一个世纪那么长。矫楠头皮发麻，耳管里嗡嗡发响，好像全班同学都在嘤嘤低语，又似乎有人在悄声议论。定神细听，啥声音都听不到了。

“郁强！”沈老师的嗓门提高了一声喊，颇有威仪。

“到。”郁强平时那雄浑的男性声音闷沉地应着。

“你说！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你心头清楚。”

“沈老师，我不晓得……”

“不要狡辩，不要替自己掩饰，所有的材料，我们都掌握了。”

“沈老师……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做得出来，也说得出来。讲吧！”

“呃……我……我真的不晓得……”
“那么我问你，你写过信吗？”
“信？写过。”
“写的什么信？”
“信……信……”
“不要吞吞吐吐、支支吾吾的，有勇气做，就没勇气承认吗？我提示你一句，准确地讲，你写的是‘情书’……”
教室里掠过了一阵轻风，“情书”这个带刺激性的词，一下子逗起了同学们的好奇心，矫楠听到了几声低语：

“哈，郁强写情书！”
“他写给谁？”
“总是女生罢。”
“这家伙胆子大……”
“这下他要臭了！”
“男高音，我就晓得他满身骚气，不动好脑筋。”
.....

借着教室里掀起的这一番喧哗，矫楠仗胆仰起了脸，瞥了沈老师一眼。沈老师白皙得无甚光泽的脸变得冷漠无情，一双小小的眼睛咄咄逼人地盯着郁强座位那边。真没想到，沈老师平时那对无神的眼睛会变得如此炯利，如此光亮。

“说啊！”沈老师的两眼似在欣赏铁笼子里的猎物，“你的情书是写给谁的？”

矫楠转脸朝后面望去，郁强高高的个头矮了一截，宽宽的双肩也缩做一团，平时昂得老高的脑袋，这会儿耷拉下来，低垂在胸前。

“说啊，不要耽误全班同学的时间！”沈老师又紧盯着逼了一句。